

世家·鹿顶山

## 回家

| 赣人文 |

凛冽的寒风裹着雪粒，毫不留情在人们的脸上抽打着。开始的时候还有生疼的感觉，但不久便被麻木取代了。昏黄的灯光下，站台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手提肩扛各式行李等候上车的人群，他们的脸颊红红的，头发湿湿的，头顶上冒着热气。此刻的他们已顾不上寒风刺骨，早早地离开了候车室，翘首以盼地等待着列车的到来。

远处，一列绿皮火车正喘着粗气缓缓驶来，越来越近的轰鸣声让站台上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。

人们蜂拥着跑向尚未停稳的列车，旋即车门就被人挤得水泄不通。都是想赶在大年三十前回家的旅客。他们互相推搡着，拉扯着，任凭列车员吆喝，拼着吃奶的力气往车厢里挤去。一些身手敏捷的年轻人，干脆从半开的列车窗户中爬了上来。

他被人流裹挟着上了车。车厢里到处是人：有的在过道上席地而坐，有的蜷缩在座位底下，有的甚至在厕所里蹲着。污浊的空气让人透不过气来。他艰难地在人群中扭动着身子，挪过一个又一个车厢，好不容易挤到自己的座位旁边。

他的座位上，坐着一位看上去已年过七旬的大娘。见他拿着票过来，大娘旁边站立着的一位姑娘对老人说道：“奶奶，这是人家的座位，我们起来吧！”老人冲他抱歉地笑了笑：“对不起，小伙子，占用你的座位了，你坐吧。”说着扶着茶几慢慢地站了起来。

这是他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年。远走他乡，远离父母，一人在外，那份孤独，那份思乡之情随着春节的临近越来越浓烈。一个月前，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托人写信给他，希望他能在除

夕前赶回家和爸爸妈妈团聚。到家差不多要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。车票太难买了！卧铺票是不敢想的，即使是座位票，他也是托熟人好不容易才搞到手的。想回家和亲人团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春运期间，尤其是年三十前夕，要弄到一张车票，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排队一个通宵，说不定也只能买上一张站票。能上车，能在年三十前赶回家，已是心满意足了。

看着眼前这位颤颤巍巍站起来的老人，他犹豫着，没有马上坐下去。显然，这个老人连坐票也没有买到。她们从哪里上车的？目的地又是哪里呢？他转头问旁边那位年轻的姑娘。

她告诉他，她们是贵州人，这位老人是她的奶奶，前段时间因腰疼到孙女工作的城市来就医的。好在病情不像老家的医生说的那么严重，家里人总算放心了。本想早点回去的，但苦于一直买不到车票。她们那个着急啊：家里的小辈还等着给奶奶拜年呢。最后总算抢到两张票，可还没有座位。

这里到贵州可要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啊！没有座位，不要说一个老人（而且还是一个腰椎不好的老人），就是一个年轻人也会挺不住的！

混沌的空气让他昏昏沉沉，他的双眼开始沉重起来；内衣也已被汗水浸湿，后背透出一股股凉意。又累又困，他真想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。但看到眼前这位站立都还不是很稳的老人，刚才还在考虑要不要坐到座位上去的他不再犹豫了。

他对老人说：奶奶，您坐吧！我站一会儿。他又对那位姑娘说：你帮我照看一下行李，我去找一下列车长，看看能不能补上一张卧铺票？

卧铺票是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即将下车时补上的，不过距老人下车还有十多个小时。那天晚上，他在过道的行李上坐了一个通宵，尽管他的腿第二天酸胀得站不起来，尽管老人和姑娘始终坚持要他到座位上去靠一靠。

列车到站时，晨雾还未散尽。他拖着酸胀的双腿挤出车厢。站台上有两个熟悉的身影正踮着脚张望——裹着褪色军大衣的父亲在寒风中显得那么单薄，母亲的红围巾在灰蒙蒙的站台上格外醒目。他们身后，县城老站台挂着的红灯笼，在寒风中轻轻摇晃。

“爸！妈！”他刚喊出口，喉咙就哽住了。母亲小跑着迎上来，发间新添的白霜刺得他眼眶发酸。父亲接过他肩上的行李，粗糙的手掌在他后背重重拍了两下，就像小时候每次接他放学那样。

年夜饭的蒸汽模糊了窗上的冰花，火炉把整个房间烤得暖暖的。热气氤氲间，他想起了那位佝偻着腰的老奶奶。此刻她应该也到家了吧？孙辈们是否正围着她磕头拜年？

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停了。母亲往他兜里塞着花生糖，父亲正往炉膛里添新炭。火苗蹿起来，映得墙上的全家福忽明忽暗——那是他上大学那年拍的，相框里的父母头发还乌黑着。

一个月后，他收到了那位姑娘的来信，信里夹着一张他们一家大年三十全家福的照片，照片中老奶奶坐在子孙们中间，笑得是那么开心；那位姑娘脸上也洋溢着灿烂的微笑，看上去有点娇羞，但更多的是妩媚……接着又来了第二封、第三封信，在第三封来信中，纸上没有写上一个字，只有三个大大的问号……

他一直没有回信。

悠游·十八湾

## 兰考散记

| 金志标 文 |

提起兰考，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会想起一个光辉的名字——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。

多少次坐火车途经这里，看见站台上兰考的站牌，总想多看几遍，遐想着如今的兰考不知长啥样了？列车启动了还会不舍地扭头回望。

不久前，为参观焦裕禄纪念馆，随机关老友从开封出发向久仰的兰考进发。初冬，北方的气候还是暖洋洋的。50公里的路途似乎不远，高速兰考北下，沿途车马如龙，那地头还未收割的玉米，宛如一片翠绿的海洋。

去焦裕禄纪念馆从西往东的兰阳路，路的两旁商贾云集，人流如织，马路边有当地农民临时担着担、推着小车售卖各种农副产品的；也有前有案头、用钩子吊着分解好部位卖鲜肉的……人们穿梭其间，或愉快地交流，或和善地交易。那些农副产品还真讨人喜欢，你看那橙红色身材修长的胡萝卜斜放在车上，尾部还拖着长长的胡萝卜缨，水灵灵绿油油，如锦鸡长长的漂亮羽毛；那带着深沉红色的红薯（兰考特产），圆润、饱满、形态匀称，静静地躺在主人备好的网兜里；那裹着新泥带着细长尾巴的山药，长短均匀、粗细适当，因是河南特产，围观交易者众；那翠绿叶子洁白帮子的白菜浑然天成，晶莹剔透，大家看了顿时来了兴致，呵呵，入冬了，放点羊肉、粉丝与其一煮，那味谁能挡得住？

已到中饭点了，车缓缓地停在了预订好的开兰大酒店门口。门头一般的酒店门口硕大的红色气模似乎在告诉大家，这里正在办喜宴。顿时，同行者脸上也都洋溢着笑意，沾沾喜气、沾沾春气，彼此喃喃道。只见酒店门口摆放着直径两尺的红色鞭炮盘和五颜六色的焰火炮，我们步入饭店，鞭炮轰鸣。婚礼开始了，原本端坐小厅的同行者纷纷离席，冲向宴会厅看热闹去了。那约莫近50桌的酒席依次排开，桌上堆满了各式香喷

喷的菜肴和美酒，北京烤鸭、布列整齐肥瘦相间的扣肉、金黄酥浑圆的狮子头，以及城里人常见的用紫甘蓝、苦菊、玉米粒组成的蔬菜色拉……婚礼宴会厅顶上数以万计的水晶灯珠在白炽灯的照耀下，透露出洁白无瑕、晶莹剔透的情景来。恰逢新人敬酒，新郎一袭笔挺的西装，高视阔步、神情飞扬；新娘身穿深色露胸礼服，脚踩一双纹饰精美的绣花鞋，头发如飘逸的丝绸，双耳佩戴金翠之首饰，端庄典雅，满脸生花。

回开封了，同车的人都似乎还看不够兰考那美丽的街景，任凭阳光直射也不愿拉上车窗帘，想多看一看昔日盐碱风沙地蜕变成此等似大城市的模样。兰考县明理初中，那红白相间崭新的校舍中规中矩，五星红旗在校门口显著位置飘扬着；紧挨着的翰林府楼盘，大门口串串灯笼随风飘舞尽显喜气，深黄色的立面显得大气庄重，平整的小区道路交通标识标志明了干净。在建的桃李春风楼盘项目也打出了“城东唯一一人车分离高端社区”和“接近零公摊、甄选好户型”的标语牌；天晟公馆楼盘项目，黄、灰色相间，顶部嵌有圆弓形造型，新颖潮流、耐看舒适。嵌有大大M字体的红星美凯龙商场、华联城270度转角宽屏，这些在大城市才能见到的场景，像拼贴画，在眼前不断呈现着它崭新的画面。

大巴车稳稳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但我仍沉浸在上午观看焦裕禄纪念馆的场景中，那一座座雕塑所展现的兰考人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，特别是焦裕禄工作时所坐过的那张藤椅，在他肝病严重时，用右脚踩在椅子上，高抬右膝顶着时时作痛的肝部，藤椅被顶出一个大洞的场景，令我难忘。

“活着没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”“决心改变兰考面貌，拼上老命大干一场”，焦裕禄生前讲过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，连同兰考如今茁壮生长的万千焦桐，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上。

情趣·健康桥

## 惠山夜放花千树

| 雅琼 文 |

天还未暗，惠山古街的灯笼就一盏接一盏亮起来了。青石板路上浮动着暖融融的光晕，像是谁把天上的星星揉碎了，撒在这条千年的老街上。灯笼的红光映着斑驳白墙，墙根处几株老梅斜斜地探出枝丫，暗香浮动。

茶肆里飘出碧螺春的清香，混着桂花糖芋艿的甜腻。老板娘系着蓝布围裙，在门口支起一口大锅，热气腾腾地煮着汤圆。糯米团子在沸水里翻滚，像极了天上的满月。街角的老茶馆里，说书先生正在讲《三国》，惊堂木一拍，满堂喝彩。

忽然一阵锣鼓声响，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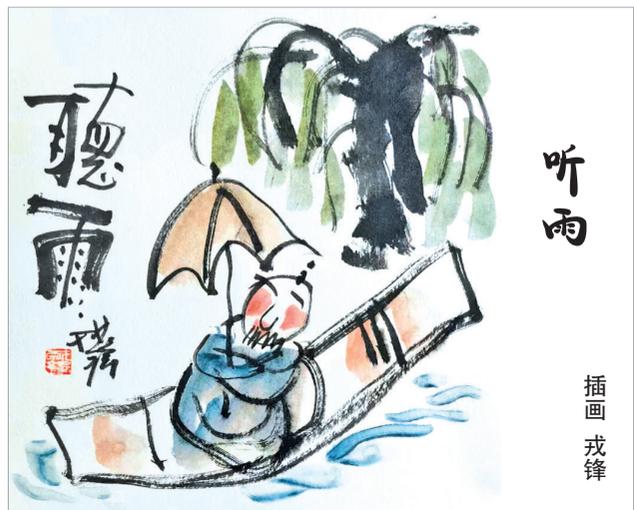
龙的队伍来了。龙身足有十丈长，金鳞在灯笼下闪闪发亮。龙头高昂，龙须飞扬，龙眼是两个会转动的琉璃球，活灵活现。舞龙的小伙子们赤着膊，在寒风中挥汗如雨。龙身起伏，时而盘旋，时而腾跃，引得围观的人群阵阵叫好。

河边的柳树下，几个孩童在放河灯。纸折的小船载着蜡烛，顺着古运河缓缓漂去。烛光点点，像是天上的银河落在了人间。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蹲在岸边，双手合十，对着远去的河灯许愿。她的脸蛋被烛光映得通红，眼睛里闪烁着

希冀的光芒。

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，是惠山寺的钟楼上来的。钟声浑厚，与笛声交织，在夜色中回荡。古街的灯火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，将整座古镇笼罩在梦幻般的光晕里。这一刻，千年的时光仿佛凝固，只有欢声笑语在街巷间流淌。

夜深了，游人渐渐散去。灯笼依然亮着，在风中轻轻摇曳。老梅的暗香更浓了，与残留的烟火气混在一起，酿成了这个元宵夜最醇厚的味道。惠山古街在月光下沉沉睡去，梦里依稀还是那满街的灯火，和那舞动的金龙。



插画 戎锋